

亚美尼亚飞地“灭国”，居民出逃，南高加索局势发生哪些变化 | Whatsnew

当前亚美尼亚外交政策的两大优先事项是与邻国和解，寻找新的安全保障，但阿塞拜疆是否会给亚美尼亚喘息的机会也有待观察。



2021年9月26日，亚美尼亚，一名男子在哀悼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中丧生的亲人。摄：Diego Herrera/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特约撰稿人 龚珏

刊登于 2023-10-03

[#纳卡战争](#) [#阿塞拜疆](#) [#纳卡](#) [#亚塞拜然](#) [#今日俄罗斯](#) [#高加索](#) [#亚美尼亚](#)



纳卡尔诺-卡拉巴赫（以下简称“纳卡”）局势自9月起迅速恶化。2020年第二次纳卡战争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俄罗斯签订三方协议，阿收回被亚长期占领的纳卡周边七区，并由俄维和部队在连接纳卡与亚本土的“生命线”拉钦走廊驻军至20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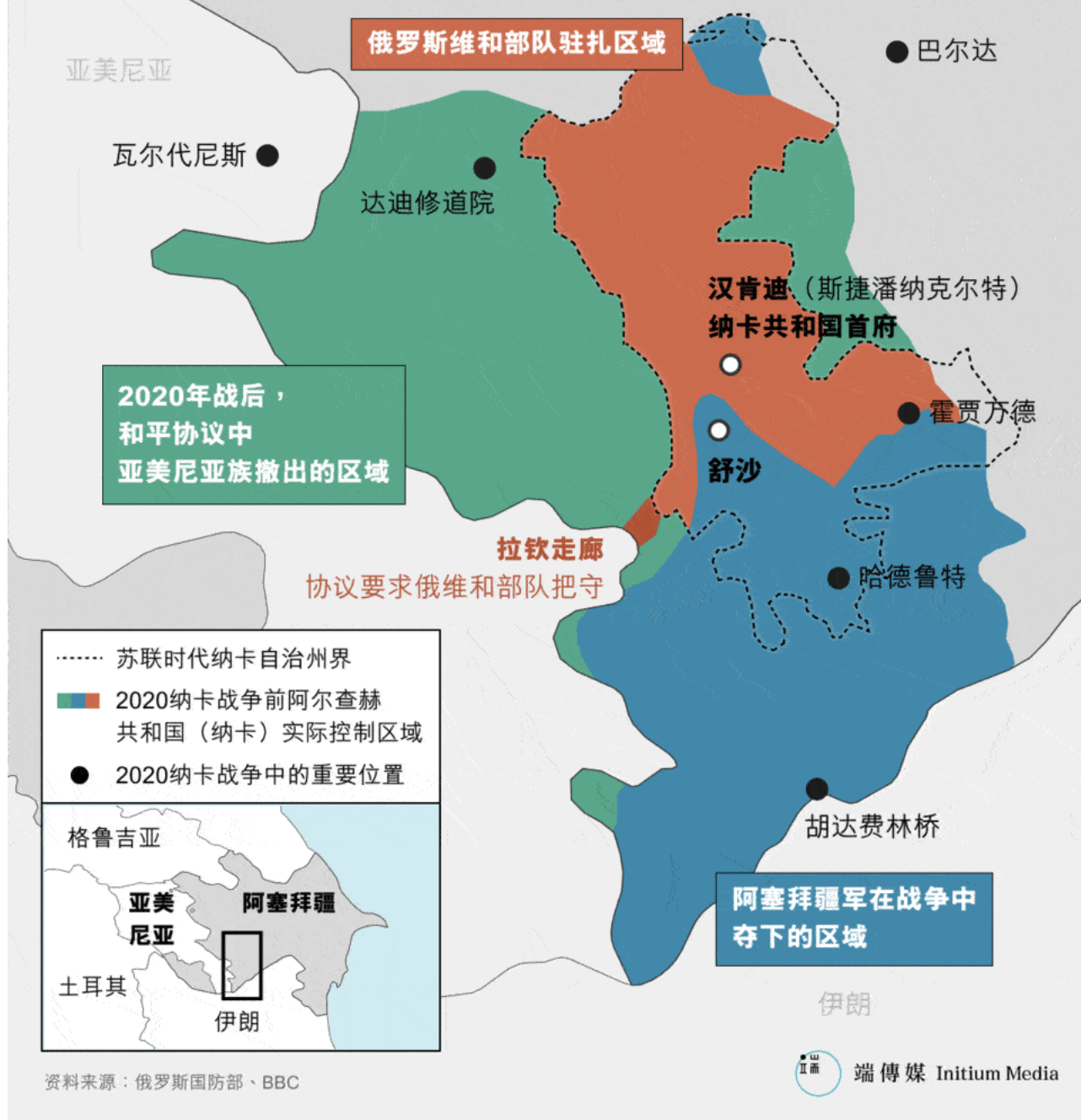
然而随着俄罗斯陷入乌克兰的泥潭无暇南顾，阿塞拜疆决定不再维持脆弱现状，动用军事行动和外交通牒的组合拳，意欲最终解决纳卡问题。[（延伸阅读：《复盘高加索战事始末，无人机与信息战的血腥组合》）](#)

2022年9月，阿军**炮击亚本土**，并攻入亚境内7公里。12月起，阿方封锁拉钦走廊，开始了对纳卡地区持续至今的全面围困，导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

对于这两起严重侵犯亚主权或破坏纳卡安全局势的事件，俄主导的军事同盟集安组织（CSTO）和驻扎纳卡的俄维和部队没做出任何实质回应，与普京2020年战后呼吁纳卡难民返乡、承诺给予保护的高调言论形成鲜明对比。阿塞拜疆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出更大的动作而不受惩罚。

9月19日，阿塞拜疆宣布在卡拉巴赫实施“反恐行动”，对纳卡进行大规模炮击。面对实力数倍于自己的阿军，还未从2020年溃败中恢复过来的亚美尼亚宣布不介入，而仅余几千饥饿动员兵，基本只装备轻武器的纳卡军在一天后即宣告投降。

2020年高加索战争结局： 亚美尼亚族丢失了哪些土地？



9月28日，纳卡总统宣布共和国自明年起解散，这个不被外界承认的国家至此寿终正寝。值得特别指出的是，9月20日阿军还炮击俄维和部队，打死部队副司令在内的五名俄军。克里姆林宫近乎**一声不吭地咽下**这一屈辱的果实——而在2008年，南奥塞梯发生的类似事件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

纳卡地区约有12万人口，几乎都是亚族。阿塞拜疆在近期谈判中拒绝给予他们任何自治地位，其“解除武装可获大赦”的承诺伴随着“不放过一个战犯”的警告，加深了全体男性都需服役的纳卡居民的恐惧。

三十多年来两个民族针对彼此的系统性仇恨宣传，以及统治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 (Ilham Aliyev) 政权恶劣的人权纪录，这都使得绝大多数纳卡居民坚信，留在阿塞拜疆会遭受种族清洗。

截止29日，已有**近8万名**纳卡居民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沦为难民，而尚未撤离者的车辆在拉钦走廊绵延数公里，甚至可从**卫星图**上看到。第一次纳卡战争后，纳卡和周边30多万阿族人在亚军枪口下背井离乡的悲剧不幸在21世纪易边重演。

面对纳卡危急的形势，亚总理帕希尼扬 (Nikol Pashinian) 顶住压力，决定不卷入冲突。因为一旦亚军参战，哪怕只是从亚境内炮击阿军阵地，巴库都有借口从本土和飞地纳希切万 (Nakhchivan) 东西包夹，迅速拿下狭窄的亚美尼亚南部，威胁亚国本身的存亡。

早在阿军动武前，由于深知俄罗斯没有阻止的意愿和能力，帕希尼扬做出了一系列激烈的反俄表态——退出集安组织军演并与美国联合军演，让夫人访问乌克兰，到最为挑衅性的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意味着可逮捕来访的普京)——试图吸引欧美国家更多介入。

纳卡投降后，帕希尼扬继续把矛头对准俄罗斯。在24日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他不点名谴责俄罗斯和集安组织长期破坏亚美尼亚的独立和民主，意欲将其变成一个“吓破胆的边疆行省”。

与此同时，俄罗斯全面发动了自己的宣传机器。俄罗斯媒体收到的**宣传指示**要求将一切责任推给帕希尼扬和西方。亚总理办公厅主任阿鲁秋尼扬直指俄媒正在对亚美尼亚发起“**混合战争**”。

亚美尼亚和莫斯科的“甩锅”互动也反映在亚国内的抗议情绪上。

亲俄抗议者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中心连续数日围攻政府，要求“叛徒”帕希尼扬辞职。而在城市另一边，总理的支持者则围攻俄使馆，抗议普京的不作为。

多数亚美尼亚人对两边的示威都不感兴趣，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溃败带来的巨大痛苦压抑。但比起亲俄反对派领袖前总统科恰良 (Robert Kocharian) 的腐败高压统治，多数民众仍愿意忍受帕希尼扬。这也是为什么2020年战败后帕希尼扬的党派仍能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延伸阅读：《“天鹅绒革命”后的亚美尼亚观察：前途未卜，快乐就好》\)](#)

9月13日接受Politico杂志**专访**时，帕希尼扬指出了当前亚美尼亚外交政策的两大优先事项：与邻国和解，寻找新的安全保障。随着纳卡问题翻篇，亚美尼亚似乎正愈接近第一个目标。但要实现第二个目标仍需漫长痛苦的努力。

亚美尼亚的国民经济命脉早已被俄罗斯**掌控**，亚军仍采用苏制装备和苏式指挥体系，将两者重新整合进欧盟和北约所需远非朝夕之功。而渗透亚美尼亚社会方方面面，且在亚境内保留军事基地和数千驻军的俄罗斯则握有**各种恐吓、阻挠的手段**——从能源讹诈、驱逐侨民，到策划政变乃至直接入侵，几乎每一种克里姆林宫都曾对试图挣脱其掌控的乌克兰、格鲁吉亚使用过。



2023年9月26日，随著人道危机加深，愈来愈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市民撤离。摄：Astrig Agopian/Getty Images

而阿塞拜疆是否会给亚美尼亚喘息的机会也有待观察。

和平活动人士**认为**，亚阿两个国族间能否像二战后的德法那样实现历史性和解，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阿利耶夫手中。但目前来看，对该政权而言，利用战争胜利的聚旗效应**加紧镇压**国内的反对声音似乎比和平、和解更为诱人。

同样不清楚阿塞拜疆的地缘政治野心是否会止于收复国际法公认的失地。2020年三方协议规定阿塞拜疆可以修建一条穿越亚美尼亚，打通阿本土与飞地纳希切万的通道，但各方围绕这条走廊是否享有治外法权争论不休。

此外，阿塞拜疆**官方**开始研究被驱逐出亚美尼亚本土的阿族人“**回归西阿塞拜疆**”的问题——“西阿塞拜疆”本身是一个暗示亚美尼亚是阿塞拜疆领土的民族主义用语。可以想象阿塞拜疆从两次大捷中学到的是，只要莫斯科视而不见，漫长而无果的外交谈判就不如武力解决来得有用。

如果阿塞拜疆大举入侵亚美尼亚，莫斯科是否仍会坐视不管？亚美尼亚的许多政治观察家都表达了担忧。

在亚美尼亚民间，许多人持一种没有证据但逻辑颇为自洽的**看法**，即9月4日普京与埃尔多安在索契见面时批准了阿塞拜疆在纳卡的行动，而作为**补偿**，未来从纳卡撤出的俄军将会寻找借口驻扎亚美尼亚南部。

毕竟，俄罗斯在南高加索驻军的理由始终是当地的不稳定局势，而一旦不稳定被消除，俄军就会亲自下场，制造新的不稳定。更何况对普京而言，盟友条约的意义永远不及具体打交道的人。亚美尼亚的执政阶层是反腐调查记者、西方大学毕业生和**俄语说不流利**的草根政治家，而阿塞拜疆的统治者则是苏联红二代、安全官员和能源寡头，能与普京找到更多共同语言的显然是后一类人。

[#纳卡战争](#) [#阿塞拜疆](#) [#纳卡](#) [#亚塞拜然](#) [#今日俄罗斯](#) [#高加索](#) [#亚美尼亚](#)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端傳媒八週年 | 另一個世界仍然有可能

訂閱端傳媒，期待改變的你，
與亟待突破的我們，共同撐起另一個世界。

8週年尊享會員 特別優惠 **20%OFF**

立即訂閱 →

端傳媒的下一程，需要你的守護。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支持我們走下去，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點擊了解更多[會員計畫](#)